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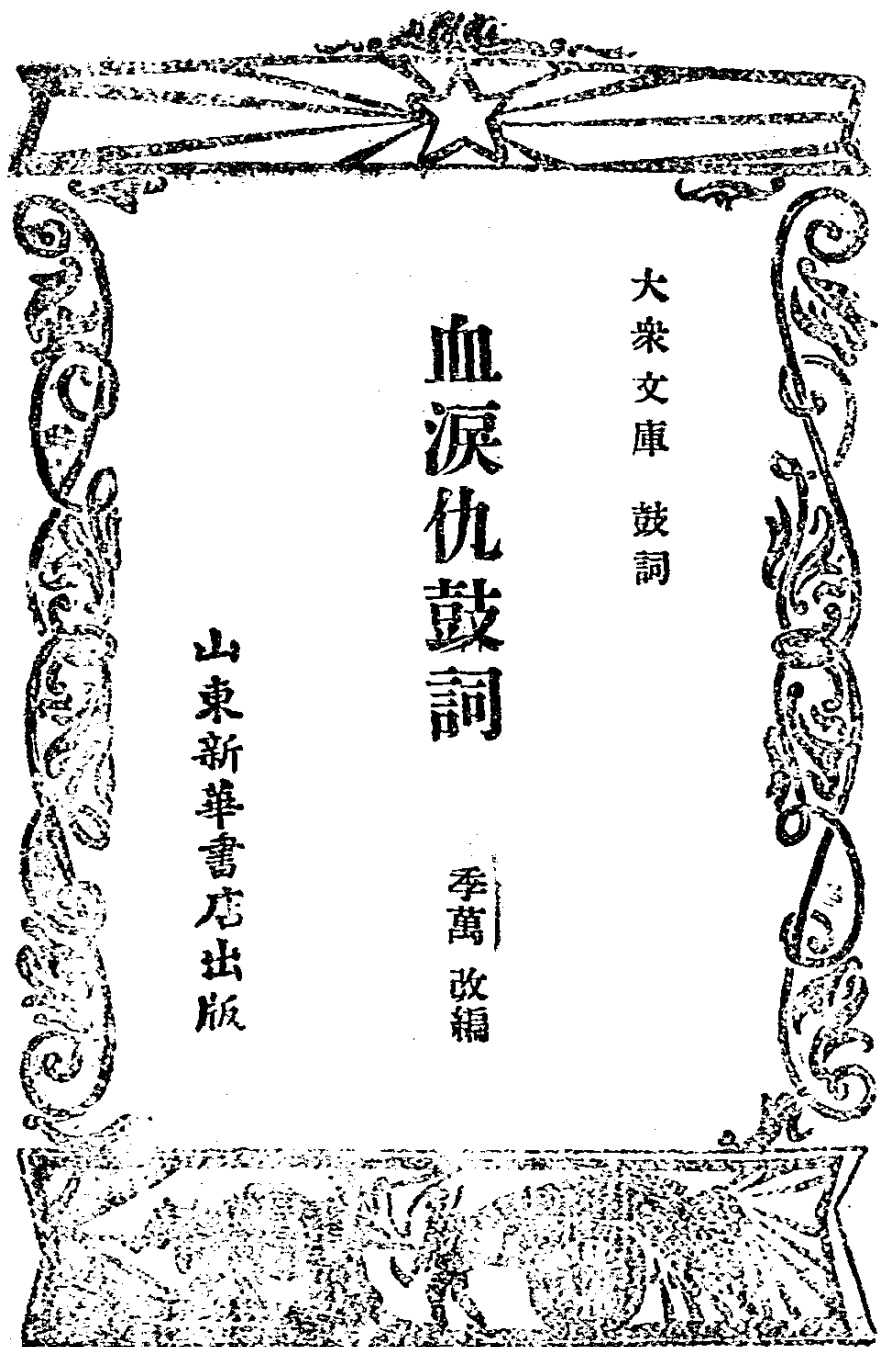
血淚仇鼓詞

大眾文庫 鼓詞

血淚仇鼓詞

季萬 改編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目錄

第一回	田保長聯保公所交款	一
第二回	郭主任奉命攤派壯丁 買壯丁王仁厚傾家蕩產 補缺額韓排長奉命抓丁	一一
第三回	三岔路馮老農夫指路 龍王廟王氏婆媳喪身	二〇
第四回	王縣長安置難民 衆鄉親熱心幫助	二九
第五回	王仁厚一家勤勞生產 孫副官派人破壞邊區	三七
第六回	鄉政府繳糧送錢忙碌 王父女砍柴做鞋勞軍	四六

304823

第七回

狗娃中漢有救
東才刺父未成

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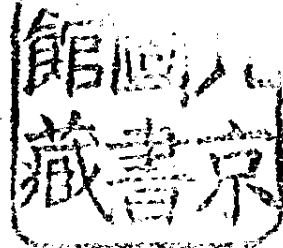
第八回

玉東才回營去報血淚仇
鄉政府開會歡迎新同志

六四——七五

第一回

田保長聯保公所交款
鄭主任奉命攤派壯丁



詩曰：

蔣管區內不自由 苛捐雜稅壯丁抽
窮人要活活不了 官民結下海深仇

這四句歪詩，引出一個故事來。這個故事只要大家聽了，包管你，要哭要笑，要跳要罵，真是喜怒哀樂俱全。咳！這不是我說書的吹牛皮，這故事本身就是這麼一回事。奉請諸君靜坐，聽我道來：

敲起鑼鼓咚咚鏘
天怕烏雲地怕荒
天旱最怕出蟊蚱
提起這個國民黨
苛捐雜稅猛如虎
特務橫行政府壞
餓死凍死無其數

牽送閒書好開場
益識孩童怕晚娘
百姓最怕國民黨
統治區內暗無光
捕抓壯丁像豺狼
人民沒處叫冤枉
多少人家逃了荒

蔣管區內東西走

多少難民老天叫

逃到這裏活不了

難道是天下烏鴉一般黑

告訴你中國另有一世界

解放區豐衣足食講民主

在這裏擱起別處我不講

沒有一個好地方

唉老天呀

逃到那裏命不長

難道是全國都是這個樣

共產黨領導人民求解放

逃難人紛紛來到這天堂

單說那河南地方事一樁

話說河南地方某村莊，有一個農夫叫王仁厚，其妻張氏，所生一男一女，男名東才，女喚桂花，東才已娶了媳婦，生一小孩，名叫狗娃，一家六口人，家中有三十多畝地，自耕自食，前幾年日子過得倒很安然。這幾年來旱災水災，加上政府的捐捐稅稅，收入小，用場大，日子不如從前好過。一天，天剛亮，老頭叫起兒子東才，肩起鋤頭，下地幹活去了。

且不言王家父子把活幹

提起來田氏保長人恨

他這人貪財愛色稱好手

有一天手拿錢包往外走

你看他一搖二擺自言語

再把那田氏保長說一番

要捐款如狼似虎真兇殘

老百姓見他來了把門關

要到那聯保公所去交款

唧咕咕不知他在和誰談

說什麼這幾天真是忙壞了

又說那催款逼的百姓淚不乾

還說是只要把錢要到手

那管他人民生活難不難

不多時聯保公所來到了

郭主任郭主任的連聲喊

話說田保長走進聯保公所大門，郭主任叫郭主任，連叫了幾聲。驚動了聯丁劉榮，連忙出來，一見是田保長，忙招呼道：『田保長來啦！快坐下。』隨便端了板凳，給田保長坐下，自己站在一旁，田保長落坐後，問道：『聯保主任呢？』劉榮答道：『出去啦。』田保長道：『出去啦！現在還不到晌午，平時他這時候還沒起身呢？今天有啥要緊事？』劉榮道：『啥事也沒有，人家昨天晚上就沒回來。』田保長道：『那裏去了？今天得回來不得回來？我忙得很，等不得。』劉榮道：『我給你叫去，不遠。』接着帶輕浮笑容又說：『反正跑不出這個圈子。』田保長忙搶着說：『我明白咧！』劉榮道：『你明白啥咧！你不得明白。』田保長很不服氣的說：『不明白，聽我說給你聽。』

我知道主任不會去別處

一定是去要曹三家媳婦

劉榮說外邊媳婦多得

爲什麼一定要要大胖豬

保長說媳婦雖然多又多

可是兒沒有幾個漂亮貨

小劉榮喜皮笑臉又開口

田保長你看杜栓媳婦又何如

田保長一聽杜栓媳婦很驚訝的說道：『主任把那弄得手咧！』劉榮笑着應聲道

：『嗟！』此刻田保長不住連聲稱讚『漂亮，漂亮，美，美。』田保長停了一會又說：『噢！我給你說，你們要小心，那杜老頭子兇得很，只有一個兒子，抓了壯丁再把他的媳婦霸佔了，那敢跟你拚老命呢？』劉榮微微的一笑說：『把你愁的，你看他再兇……』說着右手指着牆上槍：『他還能比這兇？我們主任說他違抗公欺，把老驢肉的去縣政府去。』

田保長聽了此言哈哈笑

連聲讚主任福氣真真好

弄到了這樣漂亮的媳婦

真算是辦法好來手段高

劉榮說：『不說那個了，你今天來聯保公所是交款吧？』田保長說：『是的！』劉榮道：『收的好不好？』田保長說：『收的不好，剛够數。』劉榮聽了田保長說剛够數，怪不耐煩，使高聲叫道：『你騙誰呀？』

聯保上攤你大洋三萬數

到你保下攤成了三萬五

老百姓那個敢少一個錢

你不該一嘴鬼話欺騙我

田保長一聽此言忙把招呼打

劉兄弟請你不要亂叫呼

到我保我總不會薄待你

有困難找到我來定幫助

再說吧過去你也到過我保上

你想想那一次叫你空手回來過

兄弟呀你都是一付臉

又何必用這話來撓苦我

那劉榮一見保長不高興

在旁忙賠笑臉又招呼

保長呀我本說的是玩話

希望你原諒我是大老粗

田保長連忙又說：『沒關係，沒關係。』然後田保長叫他去請主任回來，劉榮毫不怠慢的走了。

小劉榮去找主任急沖沖

邁開步順着大道直向東

向東走寬算不足一里路

真湊巧碰見主任在途中

見主任立正路旁行個禮

忙報告保長來此有要事

郭主任呵欠連天光揉眼

懶洋洋沒精打彩臉發紅

諸位：這個聯保主任是個大烟鬼，狡猾惡毒。昨晚搞杜栓的媳婦，杜栓媳婦痛哭嚎啕，苦苦的鬧了一夜，雖然完成美事，既耗了精神，又弄得心中大不快活，所以才像條拖尾巴狗，狼狽不堪的樣子回來。田保長一見聯保主任回來，忙站起招呼道：『主任回來了？』郭主任道：『你來的早。』田保長說：『來了一會咧！』郭主任說：『教子收齊了吧！』田保長說：『收齊啦！』郭主任又問：『收的好不好？』田保長見問，先是嘆一口氣，後又輕輕的一笑，似乎在顯示他還有克服困難的辦法，隨說道：『主任！聽了。』

這幾年旱災水災鬧的茄

只弄得百姓千家九家窮

要捐款家家都說拿不出

一吊打家家都把錢來送

田保長說了百姓很困難，不打不壓迫，總是沒有錢的話，郭主任稱讚田保長有

辦法，並帶有指示的口吻說道：『能打出錢還算不錯，不打不行，胆子放大些。』此刻田保長把錢包交給郭主任，郭主任笑嘻嘻的接了錢包問道：『多少？』田保長說：『三萬元，如數。』郭對田說：『你弄了幾個呢？』田保長說：『我不敢搞多，够跑腿錢就是了。』郭主任笑了一笑說：『沒關係，你就多搞點怕啥？』田郭正在大說生財之道的時候，忽然聯丁劉榮走來，急冲冲說：『來了一個副官帶兩個士兵。』郭聞此言，忙用溼手巾擦了臉，整理了衣冠，出去迎接，田保長隨在後面。

郭主任鬼頭鬼腦出大門

忙上前彎腰曲背把禮行

請副官聯保公所裏邊坐

口袋中掏出香烟好幾根

點點火又叫劉榮把茶取

沒一會聯保主任把話云

郭主任和孫副官客氣了一番，分坐兩旁，一會郭又很恭敬的站起說道：『哈哈！副官到這裏來是……』孫副官見問忙答道：『我是師部政治部的政訓員，我到這裏任務是調查懲辦壞份子，聽說你們這一帶的老百姓，因為旱災水災死人不少，好多人不滿意我們的政府和咱們的軍隊，非把這些壞東西剷除不可。』郭主任聽了忙點頭應聲道：『是的，是的，老百姓非壓迫不可。』孫副官又說：『你們以後要多留意調查這裏有沒有共產黨，他們總是主張改善民生，堅決抗日，你應當明白，這對於我們是不利的。』郭主任未加思考的隨便答道：『是的，是的，我們應當小防。』此刻孫副官神氣不甚好看，站起身來。

孫副官一聽「小防」二字氣沖沖，瞪起眼小防小防有啥用。

郭主任連忙不住賠笑臉，共產黨一定鎮壓屠殺不放鬆。

副官說不把共產黨消滅了，那我們什麼事情行不通。

又說道你保壯丁歸我部，皮包裹掏出文件交給郭手中。

話說聯保主任一見孫副官給他文件，連忙伸手接過，從頭至尾看了一遍，說道：「哎呀！這一次是八十名壯丁。」孫副官說：「怎麼？你嫌多嗎？」郭主任道：「不多，不多，國難當頭，國家要人麼？」孫副官又說：「按平日一個聯保該四十名，不過我們這一師，需要大大補充，所以這次多一點，一定要辦到。」郭主任道：「那是自然的，不過這幾年來，這地方旱災水災連年，老百姓苦得很，總望孫副官特別優待。」孫見郭在和他還價錢，帶有氣色的說：「國難當頭，老百姓苦一點怕什麼？」郭主任也不高興的說：「老百姓咱不管他，但我們是一個領袖，事情商量着辦，天理國法人情，都教有着。」孫副官此刻覺得郭主任有些尾大不掉的樣子，暗想道：「態度需要更強硬些，不然，往後事情難辦。你看——」

孫副官兩眼瞪的圓又圓，兩隻手插入褲袋把話云：

郭主任辦事要放認真點，國家事那能馬馬虎虎看了輕！

當軍人辦事不會講情面，告訴你說一不二少一個也不行。

由保長聽了此言忙插嘴，副官呀困難多多是實情。

擬副官建設公事要公辦

郭主任隨風轉舵光應承

郭主任見孫副官態度已強硬起來，怕自找難看，隨風轉舵很和婉的說：『國家大事一定照辦，馬上就召集各保長計劃計劃，孫副官走了好多路，累了，請到上房休息休息。』此時郭呼喚劉榮，引孫副官到上房，孫副官在臨走時還交待着：『要快點辦，我可不同別人，馬馬虎虎是不行的。』郭主任應聲道：『照辦，照辦。』郭遠孫到上房，一會又回到辦公處來，田保長和郭主任商談起辦壯丁這事了。

田保長首先開口把話云

這一次攤來壯丁八十名

如果是不抓不買靠抽派

老實話殺了我也完不成

郭主任聽了這話忙回答

叫一聲保長何必苦耽心

上邊要我們就在下面辦

大小事全靠會玩繞門徑

你莫看孫副官的認真樣

告訴你那個貓子不吃腥

田保長聽了這話又開口

看樣子用錢怕也不能行

你看他神氣十足態度硬

說什麼公事公辦說一不二鐵面無情

郭主任聽了此言又開口

保長呀說來你還不聰明

兇樣子就是爲的多要錢

我老早已經猜透狗肚裏病

田保長聽了郭主任說，他正是爲的多要錢，不由的很愉快很高興的說道：『照你這樣說，這回出錢還行？』郭主任帶擺着老資格的口氣說道：『你真沒見過啥，

我告訴你，不管是政府，不管是軍隊，吃錢吃的嘴都油油的，見了洋錢票子比我都饒。」田保長說：「只要他們肯要錢，咱就有辦法。」郭主任此刻伸出手，看了看手錶：「嚟呀快五點鐘啦！」又叫：「田保長，你保該如何辦這差事，聽我說一說。」

田保長你是聽

這次攤來壯丁八十名

按理你保攤十個

回去可以加四名

能出錢的出一萬

不能出的七千八千九千也能行

田保長說：那些窮小子出不起錢的怎麼辦？

郭主任聽了此話又問聲

問你們可有棍子可有繩

捆和打如再逼不出錢和鈔

告訴你請他來聯保公所路登登

田保長說：「現在是抓人容易要錢難。」郭主任說：「你應當明白我們要的是啥？」田保長說：「當然我知道多搞幾個錢是好，可是，老百姓這幾年來，一年不如一年，錢難搞得很。」郭主任又問：「你說老百姓怕死不怕死？」田保長此刻被問的欲說欲不說，很勉強的說：「當然怕死的。」郭主任聽了哈哈大笑。

叫一聲保長你真不聰明

既怕死就是辦法第一門

保長說硬逼死逼饒然逼出錢

不過是怕嚇死上吊逼死人

常言道人命關天弄不得

如若上面知道那能行

郭主任聽了，深長這些話，
要知道聯保主任講什麼。

不住的拍手打掌笑連聲，
等一會下面書中再說明。

第二回

買壯丁王仁厚傾家蕩產
補缺額韓排長奉命抓丁

保長上了門

戶長吊了魂

時日：

要捐款抽壯丁

賽如兇神

說說個沒有

既動棍子又動繩

告訴你——

他還要人

閒言剪斷，書歸正傳，上章說到田保長講了逼死人命，怕上邊知道，咱們受不了，聯保主任光笑還沒回答，現在仍然接着說下去。

郭主任笑嘻嘻的又發言

枉把你幹了公事好幾年

鬼胆氣那能辦出正經事

上和下大小官員那個不愛錢

田保長聞聽此言滿得意

明白了上下一氣誰敢言

郭又說孫副官他還在這裏

誰反抗叫他一命歸黃泉

話說郭主任對田保長說，此次胆子盡量放大，孫副官在吡，誰敢反抗，說他是共產黨，殺他驢食的頭。田保長高興的手舞足蹈，快活的沒手搔癢，連說：『好，好，好！』

好，那個反抗辦那個。」郭主任說：「快回去辦吧！」此刻田保長走了，再說田保長到了家，張家李家能出多少？寫條子，算錢數，整整忙了一夜，次日不到晌午，就夾了冊子到各戶去攤派壯丁了。

且不提保長派丁忙的兇

吃過飯肩起鋤頭剛要走

狗娃說外邊來了田保長

王仁厚連叫狗娃不要怕

王東才拿錢請了保長坐

再說那王氏父子幹派回家中

小狗娃大聲小囁叫的兇

剛說罷直往爺爺懷裏窮

果然是保長已到家中

仁厚說保長又辦什麼公

話說王仁厚見保長來了，連忙站起說：「保長太辛苦了，現在又辦什麼公事？」田保長冷笑的說：「王仁厚！這次不要叫大家爲難，你要幫我的忙！」王仁厚說：「保長如有啥使用我絕不推辭。」田保長說：「這次上邊派的壯丁多，公事緊，我右盤算左盤算，沒辦法，咳！老王呀！這次東才非去不可。」此刻王仁厚老婆在房中聽見，渾身發抖，王仁厚也是冷水澆頭，大吃一驚。

王仁厚聽說又該出壯丁

上一次買丁賣去十畝地

怕保長事多已經忘記了

田保長接過收據他不看

連忙的保長保長口中稱

推過了八千元的買丁銀

在這裏還有收據可爲憑

老王說還請保長費費心

田保長說：『前幾天縣政府叫重新登記戶口，過去買丁替名的都不算，要重來。』王仁厚說：『這不對呀！你總要多想辦法。』田保長說：『這是上邊的命令誰也沒有辦法，你敢違抗委員長嗎？』王仁厚說：『這簡直是不講理，要老百姓的命。』田保長聞聽此言，怒髮沖冠，潑口大罵：保丁三人棍子和繩拿在手中，直往保長看，好像在聽令動手，只嚇的王家大小胆戰心驚。

田保長眼瞪起怒氣衝

不住罵混蛋混蛋和畜生

王仁厚別人胆大身包胆

了不得你的胆大膽包身

請問你到底是誰不講理

漂亮些交出東才放你好過門

衆保丁虎勢狼威要動手

只吓的王家大小丟了魂

小狗娃媽呀媽呀哇哇哭

王姥姥渾身發抖倒塵埃

王東才嚇得直往房裏躲

王仁厚只是不住在求情

保長呀千萬東才不能去

另想法萬望保長饒窮人

保長說別的办法我沒有

人不去你想出別法也能行

話說王仁厚求情一會，聽保長說，除非自己想法，暗想，一定還是要錢，遂又

苦苦哀求道：『保長老爺，我家地已賣完了，地方又被水淹了，法子實在難想。』

田保長氣狠狠說：『你一點法子都沒有了，好！保丁，捆走東才。』

田保長一個捆字說出聲

衆保丁狗仗人勢不稍停

用繩子拖出東才綁又綁

王仁厚痛哭流涕在求情

田保長下令趕快拉了走

保丁們後舉棍子前拉繩

王仁厚見此光景無可奈

我想法可望保長救救命

說到此既磕頭來又作揖

田保長稍微息怒帶笑聲

話說見錢如命的田保長，虎勢狼威嚇得王仁厚不住磕頭作揖哀求。一家大小痛哭嚎陶。王老頭拉住保長要求道：『我情願想辦法，不能拉東才去。』田保長見此光景，又假裝好人，變了氣色，面帶笑容很和氣的說道：『老王，並不是我做事這樣厲害，政府命令，我也不敢違抗，還念多年老交情，給你找個方便吧，你多多想法，再花一萬二千元買個壯丁吧，別人，咳，我是耍人不要錢。』王仁厚聽說一萬二千元，嚇的渾身肉顫，又跪在地上哀求。

王仁厚雙膝跪地埃塵

保長呀還望恩償窮苦人

一萬二實實在在難想法

賣光地全家老小沒吃穿

田保長狗臉殺毛又反臉

爲什麼沒穿吃來嚇唬人

叫保丁拉了走吧拉了走

王仁厚拉住保長又求情

萬不能把東才帶了走

冲了家我要一定買壯丁

保長說你願買丁事好辦

辦出錢拿錢到保去贖人

衆保丁吆五喝六如狼虎

眼看看東才又被拖動身

一家人一見東才拉走了

王仁厚不住躲腳潑口罵

轉過身又向家人一番說

一面說一面他就走去了

真可憐大哭小啼一調聲

狗畜牲你真活活害窮人

別哭了我賣地贖回人

大半天沒精打彩來到自家門

話說王仁厚爲了贖兒子，萬分出於無奈，出去找人賣地，走東家到西家，求哥哥拜姐姐的央求人，大半天工夫，忍痛割肉，賤價賣了地，沒精打彩回轉家中，一到家，老婆急忙問道：『你回來了，地賣的如何？』王仁厚見問。忙說：『哎！如今賣地也不由人了。』姥姥又不知出了什麼事，担心的問道：『怎，怎麼樣啦？』只問得王仁厚好不痛心呀！

未開言先是長嘆氣一聲

有錢人沒有勢力不要地

這世界如此黑暗還得了

王姥姥又問賣了錢多少

沒法子只有再去求保長

老天呀如今賣地不由人

有勢的先佔便宜亂壓人

貧窮人只能死來不能生

老實說掃地淨光好容易才賣九千整

說到此老頭轉身往外行

王姥姥見王老頭又要走，忙問道：『你往那裏去？』老頭說：『去找保長贖兒子回來。』說罷，老頭走了，暫且按住王家不講；書頭一轉，另說別人。

這一天微微刮起東北風

烏雲彩密密蓋着藍天空

孫副官睡到晌午把床起

副官說媳婦你說那個好

副官說桂家媳婦雖然美

又說適昨天燒雞不好吃

且等菜叫上三五六七樣

副官說賣唱少女叫一個

郭又說這事歸我定辦到

話說縣保主任說：「孫副官，我們押起的那些壞份子，我看不一定都是共產黨

員。」孫副官說：「難道你還不知道嗎？凡是主張堅決抗日的和主張改善人民生活

的，批評咱們政府和咱們軍隊的人，都不是好東西。蔣委員長有命令，寧可以屈死

九十九個人，也不能放過去一個共產黨員。」郭主任說：「是的，這很好。」郭保

正談之際，田保長手提錢包走進門來。

郭主任一見保長走進門

田保長一旁落坐沒一會

這幾天公事辦的怎麼樣

共搞起六萬五千買丁銀

常孝趙三家真是沒辦法

郭主任恭恭敬敬進房中

郭回答杜家媳婦算美容

苦水多哭哭啼啼真難弄

郭說道今天我們去到菜館中

好美酒我陪副官喝幾盅

一邊唱一邊飲來酒興濃

副官呀我要和你商量一公事

招呼了劉榮拿烟倒茶端板凳

郭主任忙又開口把話云

保長說大致可說已完成

只高二被逼跳井喪了命

到現在被押的還有五個人

郭主任此刻他又對孫說

還不壞七保已有五個保完成

在此時保長告辭要回去

郭主任又把保長叫一聲

田保長剛出門，郭主任忙又叫保長道：『你保押的那個賭博頭子，沒錢，叫他送二兩大烟來。』田保長應道：『照辦』，兩腳不停走了。此刻，郭很高興的對孫說：『事情就是這樣，只要心硬，胆大，就有辦法，副官這次壯丁任務，也就算完了吧！』孫副官說：『按現在的情形，大概只能搞二十人左右，回去不好交代。』郭主任說：『報這些開小差的人吃一些空名字就行了。』孫副官說：『你倒什麼都懂得。』郭主任微微一笑說：『你們師部軍部搗什麼鬼，我都知道。』孫副官說：『無論如何，二十人總是太少。』郭主任此刻站起來，心口一拍說：『要人還愁沒辦法嗎？』

孫副官你請看兵有的是槍

大道上成天不住人來往

動動手三三二十個人愁什麼

副官說你倒是個老內行

不過是我來師部交代我

既要人還要鈔票和大洋

亂抓人你保的人也難免

請你們少說情由幫我忙

郭主任我們都是吃的一家飯

沒問題多幫點忙又何妨

在此刻副官找來韓排長

抓人事完全交在他身上

郭主任又叫副官走走走

到後院打個馬將散心腸

孫和郭打牌取樂且不講
再說說王老頭子贖兒郎
話說王仁厚見了保長，苦苦哀求，花了八千元贖回兒子東才。到了家，一家大小好不歡喜，總算花了錢，人回來了。可是，一談到將來日子怎樣過，大家又痛哭起來。

一家人哭哭啼啼好悲傷
愁只愁沒地如何過時光
仁厚說老天生就怕苦命
倒不如全家逃難到他鄉
東才說那裏也是難想法
到別處怕的也是這個樣
姥姥說逃難盤費也沒有
走出去還是餓死道路上
仁厚說贖兒還剩一千塊
交姥姥好作逃難路費洋
東才說出去一劫都難說
死和活什麼時候才會回家鄉
爹爹呀我家在此好幾代
離鄉土也該祭祭老祖上
王仁厚也說這是應該的
買了紙父子祖墳上去一趟
父子倆此刻也就祭祖去
王姥姥眼淚汪汪坐門房
保丁們來到王門催陳欠
如狼虎嚇得姥姥沒主張
苦哀求保丁只說咱不管
快拿錢逼得姥姥沒法只好拿出路費洋
王姥姥兩眼流淚且不說
再說那仁厚父子把坟上

話說王家父子上坟，正往前走，忽然路旁冒出幾個兵來，大喝一聲站住，前呼

後押走上幾個，把束才綁起拉了就走，王仁厚只吓得胆戰心驚，不知又是什麼事，連忙上前叫道：『老總，爲什麼綁我的兒子？』要知他們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三岔路馮老農夫指路
龍王廟王氏婆媳喪身

詩曰：
蔣管區裏真黑暗 人民啼飢又號寒
難民逃來解放區 全是被迫上梁山

幾句俚詞收起，上章說的是王仁厚父子上坎回來，忽然途遇士兵，荷槍實彈，如狼似虎，綁起東才，王仁厚一見不知何事，苦苦哀求，並問：『老總爲啥抓我的兒子？』各位，這夥士兵，你道是誰的呢？原來就是孫副官所派的那個韓排長，他們奉命在此抓人，補充兵額。韓排長聽見老王在問，隨答道：『老頭子，不要胡說八道呀！』

老頭子要認清

這是我們的逃兵

不要胡說八道的

滾開去莫胡行

王仁厚聽說是逃兵，遂說：『老總！你們不要認錯了，他是我的兒子，不是逃兵。』韓排長舉起槍來，大聲喝道：『不准叫！』但王仁厚還是不住哀求，韓排長見此光景，遂叫士兵推開老王，拉走東才。王仁厚出於無奈，哭哭啼啼的直往聯保公

所而來。

王仁厚哭哭啼啼走的慌

郭主任忙問你是爲的什麼事

先說是兩次買丁花過款

不料想今天碰到了軍隊

請主任替我想個好辦法

郭主任聽了此言便回答

告訴你不許隨便亂喊叫

王老頭被趕只是滔滔哭

哭啼啼肝腸欲斷回家轉

話說王老頭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哭了回家，家中人一見只是問什麼事，王老

頭已哭泣的不能成聲，唔唔的說：

我與東才正前行

橫行霸道不講理

一家人聽說抓走東才，只嚇得個個魂不附體，大哭起來了。

一家人臨門痛哭好悲傷

仁厚說聯保公所已去了

他口中不住叫喊其絕無

從頭尾一五一十說其詳

又說是買丁土地賣淨光

把我兒拉走逼他把兵當

要回兒一家才能過時光

軍隊事咱們政府管不上

叫聯丁趕出這個老混帳

老天呀活活把我一家殺了光

大和小見此光景問的忙

中途遇見土匪兵

抓住東才說『逃兵。』

王姥姥連叫老頭去告狀

郭主任見我反而罵一場

媳婦說不會再去縣政府

貧窮人只有處處受冤屈

仁厚說那裏都是這個樣

算了吧那有伸冤的地方

王仁厚說：『氣死莫告狀呀，在咱們這裏，那有窮人伸冤的地方，你們曉得前莊殷二的兒子，去年在路上讓隊伍抓去，他家到縣政府裏去告狀，現如今人死財散！唉！有什麼下場。』姥姥說：『什麼人都不要怨，單怨那個姓魏的，你捨去一條老命，跟他拚命去。』王老頭聽了，莫明其妙，並問：『是那個姓魏的？』姥姥說：『老頭，你真糊塗了。』

田保長每次征糧催丁派捐項

那一回他不提到委員長

姓魏的是咱窮人死對頭

爲什麼咱不叫他的冤枉

王仁厚說：你真不懂呀！

說的那個委員長

蔣介石就是他身當

他比皇上壞幾倍

專門騎在百姓的頭上

姥姥一聞此言，哭的更兇，光叫喊這就殺了人了……天啊！……哭的昏過去，醒過來；媳婦也是捶胸頓足，大放悲聲；桂花，狗娃也唔唔的哭，一家又是大哭一陣，王仁厚含淚說道：『別哭了，哭死，東才也不會回來，咱們只有指望狗娃長大成人；在這裏看也活不下去，逃難到外邊去吧！你們願意不願意！經過這一番安慰，哭聲稍停，都唔唔的低泣的回答：『願……意。』當晚收拾收拾，次

日清晨一家逃難動身。

王家逃難且不言

叫來排長和班長

再說那個孫副官

問問抓人的情況

韓排長答道：「我們兩天一夜，抓到三十五個壯丁，逃了五個，病了兩個。」孫副官說：「怎麼給他逃了，總是你們看的不嚴，管的不厲害！」韓排長說：「看的很嚴的，不許他們說一句話，都綁得很緊，連小便都不叫他隨便，夜裏不知怎的翻牆走了，沒走的，都被我打了一頓。」孫副官說：「已飽了，就算了，那兩個有病的重不重，我們隊伍要往西開，快處理他。」

排長說兩個病號重得兇

不吃飯連動他都不能動

我請示究竟如何處理法

交師部不知中用不中用

副官說師部那有飯給他們吃

乾脆地掘坑埋了倒輕鬆

韓排長奉令就去處理了

去埋時病丁叫的好苦痛

韓排長叫塞住他口不許叫

好可憐硬推硬打入坑中

且不言活埋壯丁這件事

再說說王家逃難在途中

在家不知出外難，王家一家自從離家以後，日子過得好不苦痛呀。

討的吃要的喝好不爲難
走到處貧寒人有誰可憐

離家後到如今快有半載
白天裏要飯吃無人憐念

到曉來宿孤廟凍的難挨
一個個只餓得骨瘦如柴
把窮人當豬狗奴才來看
誰料想到陝西越發可憐
大小路有千萬該向那邊

好可憐一家人淚流滿面
最可恨鄉保長軍隊警察
只說是離河南世界改變
這才是叫窮人走頭無路

話說王家逃難在外，受了百般苦處，一天休息在路上，姥姥抱怨王仁厚說：『老殺頭的，逃出來半年了，眼看要死在外邊。』仁厚說：『不要怪我呀！在家也是難活下去。』媳婦說：『姥姥不要抱怨，只恨世界不公平，害得窮人叫皇天。這有啥辦法呀！』此刻小狗娃叫道：『爺爺，我肚餓了。』王仁厚說：『我娃餓了，不要緊，等一會，爺到前村去要給你吃。』狗娃說：『我等不得，我就要吃……』也就放聲大哭起來。

小狗娃哭的兇

兩腳跳手搥胸

媳婦也來哄一番

還是兩眼淚直湧

媳婦哄的不耐煩了，帶威勢的舉起手說：『再哭，再哭！……』可是哭的更兇還叫道：『把我餓死了，要吃呢……』媳婦拉起狗娃，照定屁股打了一下，狗娃更大聲哭，還躺地上滾，王仁厚忙抱起狗娃，對媳婦說：『小孩子，你打他幹啥？』此刻迎面有個老頭走來，王仁厚抱了狗娃上去迎接。

王仁厚上前把口開

我的小孩孫

老大哥你從那裏來

肚餓實難挨

那老忙回答

走親戚

剛回來

還有饅頭一大塊

送給你小孩

話說老王接過饅頭，狗娃忙雙手伸過接着，到手就吃。王仁厚說：『謝謝老大哥，敢請教，貴姓？』那老頭說：『不敢，姓馮。』此時馮老細看王一家人，知道是逃難的，隨問道：『你們是逃難的嗎？』王仁厚答：『是的。』馮老道：『現在逃難人多呢。你們這裏有親戚嗎？』王仁厚說：『沒有』。馮老問：『沒親戚，一家吃喝怎麼辦呢？』王仁厚經這一問，涕淚交流。

王仁厚見問一家生活如何辦

禁不住兩限滔滔淚不乾

大哥呀你莊那家要用人

我老小不要工錢只想吃盤飯

他婆媳做飯洗衣做針工

我老頭還能下地把活幹

馮老說如今年荒捐稅多

家家是自己生活也困難

馮老頭說罷四面細觀看

回過頭又把老王叫一番

話說馮老頭看了四面無人，隨說：『邊區裏好，那裏糧也輕，捐也少，百姓日子過的很好，你們河南逃難的，到那裏去的不少，都有辦法，往北走，兩天就到了。』

，那裏是共產黨管的。」王仁厚說：「咱們保長說共產黨殺人不眨眼的，那裏能去嗎？」馮老說：「你胆子放大，儘管去，保長嘴裏還有好話？」王仁厚低頭一想說：「噢！對啦！保長不做好事，那裏還有好話！」馮老說：「莫怕，快去吧！」說罷，馮老走了，王仁厚也攜帶一家人直往北走，正行間，忽然迎面來了兵。但見

有的肩上背起花包袱

有的手提鷄鴨和提籃

吃的用的樣樣有

不像軍隊活像一羣土匪

你看，那些兵見了王一家人，問道：「你是做啥的？」王仁厚說：「逃難的。」

那士兵說：「一定又是河南人，想到邊區去的。」王仁厚說：「不是，我們在這裏討飯。」那些士兵舉起槍來，喝道：「你說啥鬼話，不是爲啥往北走？」王仁厚說：「老總！南邊沒辦法，我們才到這裏來。」此刻士兵起來拖王氏一家，叫道：「快往南邊去。」

王家被逼往南行，

後面士兵把話噙

你看那一個逃難的

一個娘們倒年青

我們看她何處住

晚上找她開開心

另外一個士兵說

少做壞事良心要緊

這個士兵說：「毬，當好人就吃不開，你還可憐人呢？誰可憐你呢？你看在官

長面前吃得開的，那一個不做壞事，如把這年青娘們，送給韓排長，他能不高興嗎？』那個說：『韓排長會希奇她？前天在鄉下還逮來好幾個女人。』這個說：『不說話，快走啦！不要讓那年青娘們跑不見了。』

王老頭子心中恨

恨的軍隊太無情

立逼全家回頭轉

看看紅日要西沉

眼看前面是個廟

且到廟裏暫安身

話說王家大小在龍王廟住了，到更把天的辰光，忽然有人大叫：『開門』，老頭雖聽見叫，因為人地生疏，不知好人還是歹人，那裏敢馬上就開門呢！

乒乓兵不稍停

三拳兩腳踢開門

走進門來如狼虎

翻這翻那還要打人

逮住媳婦要拉走

嘴裏說東莊少了一娘們

帶了走呀帶了走

帶到東家給人認

老頭姥姥正要上前拉

大喝一聲莫動嚇掉魂

連拖帶拉到後院

韓排長強行要姦淫

王媳婦喊救命

遭刺刀渾身上下血淋淋

強打精神來和家人見

直叫娘呀爹呀我活不成

王老頭和姥姥一見媳婦哭同，只是叫哭道：『我被刀子戳的厲害，怕……活……』

：不……成了……。『一會又叫：『狗娃……桂花……』再也沒有聲音了。姥姥連叫：『東才的媳婦呀，東才的……媳婦呀！』數聲不應，伸手一摸身上，已一口氣也沒有了，不禁大哭，只說一聲：『我也不活了。』遂在牆上碰死，王老頭也昏倒在地。要知後事如何？請看下面分解。

第四回

王縣長安置難民
衆鄉親熱心幫助

詩曰：

邊區景象大不同

自由平等樂融融

黨政軍民齊生產

豐衣足食收成豐

叮咚鏘鼓起鑼鼓又開腔

讓我來書歸正傳接上章

王章書說到王家在遭難

龍王廟婆媳兩個把命傷

王仁厚傷心如同刀割胆

兩小孩啼啼哭哭叫親娘

可憐啊老頭痛哭昏倒了

兩小孩吓的更加哭的慌

小桂花連叫爹爹醒來吧

小狗娃叫聲爺爺叫聲娘

兩小孩哭的喉嚨啞又啞

啞啞的伏在地下沒主張

常言道人不傷心不得死

王仁厚長嘆一聲轉還陽

話說王仁厚哭醒來了已半夜，到了天明，萬分出於無奈，想盡一切辦法，上莊乞化，把婆媳兩個埋葬了。眼淚汪汪的手拖兩個小孩，叫道：「狗娃，桂花，咱們走啊！」狗娃道：「就是咱們走嗎？」王仁厚說：「你娘和奶奶死了，不能跟走，

就是咱們這。」狗娃聽了他媽不能跟走的話，倒地大哭起來。

小娃娃倒在地上哭的傷

聲聲的我要娘來我要娘

哭一會轉身掉面來爬起

兩隻手不住捏上刨坎堂

王仁厚伸手拖過狗娃來

哄了哄還是只是要親娘

這時候王老頭子更難過

沒娘孩依靠那個來教養

箭穿心恨生不如死的好

交着看廟裏空坐蒲王像

罵一聲老蔣你是害民賊

枉把徐當了中國委員長

文武官員愛色如狼虎

只弄得黎民百姓遭災殃

看起來你是昏君無道主

害的我一家活的活來亡的亡

拉小孩咱們走呀咱們走

老和小沿途乞食把北上

在路上哭哭啼啼好難過

走三天已到邊區的邊疆

黑夜裏偷偷過了封鎖線

真好了脫離苦海入天堂

正在是老小三人向前走

大路上坐着幾人問的忙

話說王家老小三人，進了邊區，正往前走，坐在路上休息的幾個人問道：「老

人家，你不要害怕，你從那裏來的？」王仁厚抬頭一看，但見那幾個人，不像老百姓樣子。

王仁厚抬起頭來用目張

他心中不住在左猜又右想

這地方可能已經是邊區

有軍隊百姓老幼孱生產

再細看路旁幾人的打扮

靠左邊坐的年約在十歲

右邊的年紀不到三十歲

還有個身穿軍裝束波帶

個個是頭戴遮日大斗笠

王位厚聽見那人把他問

看四週都是一片好風光
歡笑聲歌唱聲兒四處揚
但見他樸實整潔不同別
藍褂褲白襯衣露出也漂
西裝褲藍布襯衫是上裝
在腰間背掛一把駁壳槍
鏢和鋤每人一個攔身旁
不怠慢停身止步把話講

歡笑聲歌唱聲兒四處揚

但見他樸實整潔不同別地方

藍掛褲白襯衣鮮出也漂亮

西裝褲藍布襯衫是土裝

在腰間背掛一把駁壳槍

鍬和鋤每人一個擺身旁

不怠慢停身止步把話講

王老頭見問馬上答道：『老總，咱是從南邊來的，這……這是什麼地方？』那人答道：『這是邊區。』老玉又問：『你們……是八路軍？』那年紀稍大的人答道：『噯，咱們是八路軍，你往那裏去？』王老頭說：『噯，我是逃難的人啊！』接着眼淚滾滾的把所經過的痛苦，如切如磋，有頭有尾的說了一遍，最後又說：『但願到此能把身安。』

諸位，這幾個人，是縣政府王縣長，白科長帶了小勤務，三人上山開荒的，那個年紀稍大的就是王縣長，說書的應交待明白。

王縣長聽罷，言好悲慘。

蔣管區黎民百姓好可憐

叫小鬼你去請來張鄉長

我與他有要緊事來商量

小勤務辦事真是快又快

沒一會鄉長已經來了

且說張鄉長一到即說：『王縣長，你還沒回去吃飯嗎？』老王一聽很驚訝的說：『啊！你是……』白科長說：『他是縣長。』老王聽說是縣長，忙跪下叩頭，口稱：『你是縣長老爺，我還不曉得呢！……』

王縣長很和氣把話來講

老人家快起來莫要這樣

邊區裏和外邊大不相同

行民主講平等人民解放

軍和民一家人互相幫助

你來此不用愁好過時光

回過頭又把那鄉長來叫

張鄉長請你來有事商量

王縣長說：『鄉長，請你來是爲這老人家（指着王）是河南逃難來的，可憐的很，我看就分配到你們鄉裏，找地方，借給糧。』隨又向王說：『老人家，你能受苦吧？』老王答：『能麼，我就是種地受苦的人呀！』王縣長又對鄉長說：『老人家年紀大了，找塊好地，大家多幫助。』鄉長說：『有辦法，現在咱鄉羣衆，都熱心幫助難民，什麼問題都好解決。』縣長說：『那你把老人家引了去。』鄉長帶了王家老小，又對王說：『你老人家莫耽心，不能叫你受困難。』縣長對鄉長說：『老人家才到這邊來，不習慣，有困難不好意思說要多關照。』鄉長說：『那是自然的啊。』又對王說：『咱們走吧，』此刻縣長等同縣政府去，鄉長帶了王家老小三人前往村中走來。

老和小跟鄉長慢慢前行
縣老爺恩情大沒世不忘
張鄉長微微笑你老聽準
我政府做事情全爲百姓
一面談一面走來的好快

王老頭開了口鄉長聽
你鄉長多勞神也是恩人
邊區裏官和民一家之人
幫難民解困難咱的本分
到莊上碰見了年青之人

鄉長和王家老小，迎頭碰見一人，鄉長叫道：『吳老，這位老人家是逃難的難民，你家能不能讓出一個窩洞，讓他們三口住下。』吳老二說：『行！能成，老人家就到我家去吧，我給他找地方。』老王說：『這就叫你老兄難爲。』吳老二說：『不要緊，人總有一災二難的哩！到咱們邊區，就跟一家人一樣。』鄉長說：『你找地方，我再動員大家幫助。』又向王說：『你跟他去，我還有事。』一會，吳老二把王安住下，又弄了飯給他們吃，老小三人，有了安身之處了。

王仁厚老和小剛安下身

衆人們互相幫助忙紛紛

胡老老送了來飯鍋一口

張老婆又送來碗筷和盆

張鄉長背來了糧食一袋

指導員又走來安慰難民

你送這他送那各樣不缺

張來看你來瞧擠滿了門

齊說是難民苦咱該幫助

從此後王一家不愁吃穿

話說王家三人，在政府、鄉親互助和關照之下，吃、穿、住都有着落。以後桂

花又由婦女會幫助借了紡紗車，合作社貸了棉花，成天紡線，王仁厚又去開荒，家過的很是安然。

劉二嫂看了哭聲換笑聲

小桂花早晚紡線多勤勞

自己幹政府鄉親又幫助

這一天桂花正在把線紡

吳二

外，偷偷看桂花紡線，但見

王桂花在那邊正在紡線

身穿件粉紅褂紅花好看

年紀小真能幹個個佩服

劉二嫂看了一會，輕手輕腳走進門來。桂花一見劉二嫂又來，很活潑的放下紡

車，跳起來，表示很歡迎的道：『噯噯！劉二嫂子來咧，快坐下。』劉二嫂子說：

『你真是個好孩子，真能幹。』桂花忙拿杓盤，舀上一盤飯遞給二嫂說道：『劉二

嫂子吃點飯。』劉二嫂忙奪過盤說：『剛吃過飯。』桂花說：『二嫂，你看我能吃

你的飯麼？你就不能吃我飯。』劉二嫂說：『我是飽着呢，你當我是客氣不敢吃你

的飯？』此刻二嫂四面一看又說：『你們屋子真乾淨，這地是誰掃的？』桂花說：

能生產自會發家不愁貧

玉仁厚開荒種地有精神

眼看看吃穿不愁景象新

劉二嫂輕手輕腳走進門

一查紡線的情形，她走到玉家門前，躲在門

窺窺手握紡車把輪來轉

剪髮頭梳的光鞋又乾淨

選舉她做模範理所當然

『我掃的。』二嫂說：『你真是個好孩子，臉也乾淨，手也乾淨，地下也乾淨。』桂花愉快的帶笑說：『嗯……我還乾淨個啥哩？』二嫂伸出自己的手和桂花比着說：『你看，你的手比我白淨得多呢！』桂花說：『我是剛才洗的，紡線子不洗手，把線子弄髒了，織出布不好看。』二嫂說：『你比我想的周到，把你紡的線拿來我看，』桂花在地下車上卸下線穗子給二嫂說道：『劉二嫂子，不要見笑，我紡的不好。』劉二嫂子接過線穗子仔細端詳。

劉二嫂手拿線穗細端詳

笑微微手指線穗把話講

說一聲你這小鬼真是巧

紡的線又白又細別人比不上

桂花說不會紡線好個啥

講二嫂多多指教和原諒

二嫂說你一天能紡多少線

桂花說一天紡線五兩強

劉二嫂又說：『你真有本事，要抬水要做飯，年紀小，事情忙，紡的又多又好。』隨在自己布包裏掏出別人的線穗子比着又說：『比人家的都好。』桂花說：『我那裏比得上人家呢？』

劉二嫂又把話來講

區政府教我檢查是誰強

我奉天通莊看過了

第一名數到你身上

我要去回報

請來發你獎

桂花說比我好的人多着

第一名怎樣攤到咱身上

劉二嫂子說：『你不信，咱們走着看！』第廿名定跑不了你。』桂花說：『劉二嫂子就愛說笑話，說得人家怪不好意思。』劉二嫂子說：『這有啥不好意思，你要是得了頭名獎，連我這紡線組也都是光榮的。』桂花此刻低頭沉吟，想到過去又想到現在。要知道她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面分解。

第五回

王仁厚一家勤勞生產
孫副官派人破壞邊區

詩曰：

民主政府重勞動
懶惰剝削最可恥

加緊生產教大眾
勤儉發家才光榮

話說上章說的是劉二嫂子來檢查王桂花紡線，可是王桂花人雖小，線倒紡得不錯，劉二嫂子誇講了她一番，桂花心中怪恁，不禁的使她想起過去，又想到現在，停了一會又開口：

叫一聲紡線組長劉二嫂
想過去我家沒吃又沒穿
六個月衣食不愁生活改善
二嫂說咱們窮人都一樣
多虧了共產黨來領導咱
我有事說着起身開步走
小桂花送了二嫂回家轉

咱邊區對待窮人真是好
到邊區大家幫助自己又勤勞
永不忘大家對咱恩情高
咱過去也是一個沒吃又沒燒
領導咱窮人個個翻身了
桂花說下次多往這裏跑
不由的心中歡喜面帶笑

咱今後一定更要努力幹

不辜負二嫂好心來關照

紡線車轉的真是呼呼響

老爹爹肩着鋤頭回來了

桂花正在紡線，見了爹爹回來，狗娃說：『姑，飯好了吧？』桂花說：『老早好了。』丟下紡車，一家三口吃飯。三人一邊吃飯，一邊還在談話。先是桂花問道：『爹爹，陽窪地鋤完了沒有？』王仁厚答道：『今天地鋤的好。連後溝條的都鋤光了。』桂花說：『嗯！我就不信。』王仁厚說：『你那裏知道呀！』

大清早來了很多八路軍

幫鋤地認真鋤的淨又清

作實的當兵的一齊下手幹

不多時我的地兒鋤乾淨

真是好不要工錢不吃飯

這軍隊真是愛護我人民

小狗娃開口又把爺爺叫

變工隊說你生產是頭名

桂花說劉二嫂子今天來

她說我紡的好政府要發獎勵金

老王說咱們更要下勁幹

人稱好咱們應該要虛心

此刻，狗娃丟下飯碗，笑的跳的拉着爺爺問道：『爺爺開荒多，姑姑線紡得好，人家都說要選舉你們當勞動英雄呢！我算個啥？』桂花說：『你還小呢！』老王帶開玩笑的說：『我當了勞動英雄，你就是勞動孫子。』狗娃說：『我不要勞動孫子。』一家三口正談的熱鬧，鄉指導員走來。

王仁厚，一見指導員來忙說：『指導員，坐下。』狗娃見指導員來跑上去問：

指導員：「今天八路軍還來鋤地吧？」指導員說：「還鋤，你說八路軍好不好？」狗娃說：「好，八路軍還教我唱歌呢？」指導員抬頭一看，見桂花在紡線，隨對老王說：「桂花這個小鬼紡線紡出了名啦！」老王說：「她還小，不行！」指導員說：「能成，大家都誇講呢！」老王說：「指導員來有什麼事？」

指導員見問不住笑洋洋

老王呀你且聽我說其詳

八路軍幫助百姓鋤地草

團部裏叫我調查反映怎麼樣

咱軍隊如果有什麼缺點

最歡迎大家批評互相幫

老王說咱的軍隊真和氣

愛百姓生產打仗別的軍隊比不上

指導員連說有啥要說啥

莫客氣幫助軍隊理應當

接着說老王桂花準備着

衆人們誇你生產最高強

有老王連稱當不起當不起

指導員微微一笑又開腔

指導員說：「大家都說你們好，我說你們不好也不行，勞動英雄很光榮，你們果真好，有啥擔當不起。」老王說：「你看，我們逃難到這裏，全靠政府幫助，大家幫助，搞的我們有吃有穿，這就了不得咧，你們再要抬舉我，我實在擔當不起。」指導員說：「政府應當幫助你，大家應當互相幫助，咱們邊區就是這樣，誰肯勞動，肯努力生產，肯幫助大家，誰就是勞動英雄。」老王說：「勞動生產，爲自己呀，與別人也好嗎？大家爲什麼要這樣抬舉呢？」指導員說：「我告訴你，全邊區

的人，都能很好的勞動，咱們邊區就有辦法，要是全中國的人，都能好好的生產勞動，全中國就有辦法，咱們勞動的人有了辦法，毛主席也歡喜。」老王說：「毛主席這個人，真是人民大救星。咱們翻身都要謝謝毛主席的恩情呢！」

指導員他與老王談半天

事情忙抽身起來往外邊

臨走時還叫老王準備着

開大會要你講話在台前

又說道你做啥來就講啥

胆大些不會有人笑話你

有老王笑容滿面來相送

從此後更是努力佔人先

王家三口日子過得很好，暫且不講。再說那個害國害民的孫副官，他們奉了反動頭子蔣介石的命令，隨着開來包圍邊區的軍隊，來做破壞邊區的特務工作。

頑固軍他們奉令往北開

一路上多少百姓哭哀哀

好東西走一路來搶一路

婦女們隨便拉來把心開

用快差不知多少遭棍打

年青的逼迫穿起軍裝來

離邊區三五十里把營紮

一心心要和八路把火開

聽說隨軍隊來破壞邊區的那個孫副官，一天起身後抽了大煙，吃了早點，你看他那付官僚架子，躺在藤椅上，叫聲：「小勤務，快把韓排長請來。」小勤務答應一聲就去了。不一刻，韓排長來到，忙上前敬禮：「副官，有什麼事？」孫副官說：「坐下，前幾天派出去幾個人到邊區做破壞工作的，有什麼消息沒有？」韓排長

『說：『還沒得到什麼消息？』孫副官說：『政訓處剛才又通知我，這裏的聯保處的高主任說，對過的邊區邊界上，有咱自己一個人，做特務工作，是河南人，他自己在哪裏不好行動，要求這裏再派一個幫手，聯保處要咱們派一個河南人去，看你排上誰合適。』韓排長聽了這話，手摸着頭在想。

想一會輕聲慢語把口開

有一個新兵名叫王東才

河南人此人雖然能力弱

挺老實利用他去倒不壞

副官說這樣的人也要得

快點兒叫他到我這裏來

一刻工夫，王東才叫來了，韓排長說：『他就是王東才。』孫副官說：『你是王東才？』王東才說：『是的。』孫說：『你是河南人？』東才說：『是！』孫說：『你想家吧？』東才說：『噢，副官，我家裏離開我，一家人就不得活！』孫說：『你家裏有什麼人？』東才說：『有父母，妻子，妹妹，小孩，老的老，小的小，離開我就沒有辦法。』此刻孫掏出日記本，一邊問，一邊記下又說：『你把你家人的名字說出來。』

王東才把話講

父叫仁厚母親娘家本姓張

吳氏妻桂花妹

狗娃是我小兒郎

孫副官說：『你家裏窮吧？』東才說：『家裏本來就窮，現在把地都賣光了，唉，非餓死不可。』孫說：『那不要緊，你有胆量多做點事，賺些錢給你送回家去

『不很好嗎？』東才說：『我能做啥呢？』孫說：『只要你真心實意替我們幹，那有我招護你。』東才說：『只要副官招護我，我還敢不幹事。』孫說：『你願意幹？』東才說：『願意。』孫聲音稍大一點說：『主東才這可是你自己說的話，是不是？』東才聽出話中有話，但也不敢不應，疑慮了一下才說：『是。』此刻王東才的心裏好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在動起來。

孫副官連聲說『好』叫東才

幹啥事你且聽我來安排

要曉得咱的敵人是共產黨

邊區裏需要派人去破壞

在那裏有咱自己人三個

黃醫生河南人他在那塊

你此去打扮像個商人樣

你和他表兄表弟稱起來

到那邊你要聽他來分配

幹什麼不能違抗他安排

東才聽了又問道：『到那裏幹些什麼呢？』孫說：『到那裏，你表面上是做小買賣，叫人不注意，暗地裏調查邊區有多少軍隊，把每條路都記清楚，有空子的时候，給他們井子裏放毒藥，有好機會，還可打死他們的人。』東才說：『副……副官，我……我不敢去，人家知道了，要……要我的命哩？』孫說：『不要緊，那……』黃先生，人也熟，地也熟，你聽他的話，我保你不吃虧。』東才說：『那……那不是好事，害人哩麼？』孫說：『你沒有聽上邊常說麼？共產黨八路軍，今天喊抗戰，明天也喊抗戰，弄的大家不得安寧，所以破壞他們是應當的，你看能毒死一

個人，給你五百元，殺死一個人，給你一千元，你要搞的好，把很多錢寄家去。我還可以提拔你。」王東才說：「副官，我心裏害怕，不敢去。」孫大聲喝道：「混蛋！』東才吓的直打哆嗦，孫又說：『這是命令，你敢不聽命令？』東才害怕的，哆嗦的更厲害，孫又轉和氣一點說：『王東才，你應當想開一點。』」

王東才呀這是好運道

能升官能發財別人想也想不到

這是上級招護你

一片好心你也不知道

再說這是上官叫下級

不幹還能違抗了

王東才想了一下，不去不行，隨說：「副官，排長，我願意去。有一件事，我回來以後，請求官長們，能放我回去。」韓排長聽了要回家很不高興的說道：「回家可不能，咱們……」孫副官連忙擋住韓排長話頭，一邊眼瞪韓，一邊對王說：「那能成，爲什麼不能，只要搞的好，我保證給你錢回家去。」東才說：「那我就感謝你們的恩，你們就算救了我一家人。」

孫副官細叮嚀

你幹事要認真

告訴你不實幹

咱們就要你的命

隨又手指日記本

不幹你全家大小活不成

幹好了回家事我保證

王東才下去了以後，孫副官對韓排長說，你做事要靈活點，他要幹一次回家先

允許他有啥？今晚你把手續辦好，打發他動身，韓排長回去以後，連饒打發走了王東才，王東才背起包袱扮成商人樣走了。

王東才不稍停

急急忙忙往前行

正順大道往前走

前面站着一哨兵

大喝一聲快站住

東才上前把話云

王東才說：『劉大哥，是我。』那哨兵一見是東才，問道：『你那裏去？』東才說：『孫副官叫咱到邊區去。』那個查哨的說道：『東才，自己爲自己，心放毒些，心善的人發不了財，你明白不明白？』東才說：『明白。』那個哨兵對東才說：『你是個做壞事家。』即刻遭到查哨的一個耳光，喝道：『什麼叫做壞事家，罐頭的打死你！』接着又是一個耳光，打得那個哨兵動也不敢動。王東才見此哨兵遭打，也就腳不停步走了。

東才急如飛走的忙

天空裏淡淡現月光

不走大路走小道

要找醫生本姓黃

在路走的真是快

不覺到了那莊上

偏巧莊頭有一人站

東才上前問的忙

王東才見莊頭上有一人，便問道：『先生，請問這裏有個姓黃的黃先生住那邊？』那人問道：『你是不是他的親戚？』東才道：『是的，我是他的表弟，他是我

的表兄。』那人道：『你看我幾年不見你就不認識了，快到家裏去。』東才說：『你就是表兄？』那人說：『是的。』那人把東才引到家裏，各通姓名後，黃先生問道：『你帶的東西呢？』東才見問，兩手忙掏口袋，要知掏出什麼和說出什麼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鄉政府繳糧送錢忙碌
王父女砍柴做鞋勞軍

詩曰：

邊區政府愛人民
軍民合作保邊區

上章說東才見了黃先生

黃先生問道帶來是什麼

口袋裏掏出了文件一小包

東才說我還揹來一包貨

黃說道幹這事情要注意

每天裏下午就要回來轉

幹這事一套規矩要懂得

實情話小心不能隨便說

咬別人你的性命也難保

東才說這些我已明白了

人民擁護八路軍

打走頑固享太平

他二人表兄表弟稱的親

王東才雙手齊往口袋裏伸

連忙的交給特務黃先生

幹什麼聽候分配我遵行

少說話裝成老實小商人

錯了時就會有誤大事情

不出岔全靠小心不小心

你實說八路要剝皮送你命

這些事千萬萬記在心

用不着黃先生再三細叮嚀

黃先生招呼東才去吃飯

有老黃連忙奪過東才饅

饅裏面放的毒藥多又多

王東才當面連讚辦法好

王和黃從此同做特務事

咱這裏攔起這裏說別處

王東才拿起饅饅放口吞

動不得這個吃下要送命

等機會咱們去慰勞八路軍

在心中暗罵你這害人精

一心想要害邊區好人民

談談那邊區人民大擁軍

話說邊區人民聽說國民黨不打鬼子，調來很多軍隊，包圍邊區，要使邊區老百姓，不能過好日子，人人氣的痛罵，個個恨入骨髓，因此，他們爲了保衛邊區，大家爭繳救國糧，一天天剛明，吳老二和王仁厚背了公糧，直往鄉政府而來。

張鄉長一見送來救國糧

真高興叫聲老吳叫聲王

你二人今天來的這樣快

有老吳放下糧袋把話講

老吳說：『當然要快些，我們八路軍爲了保護老百姓，現在頑軍來包圍邊區，咱們的糧，更要繳的快。』張鄉長又對老王說：『噯！老王，你怎麼送公糧呢？不要你們難民出糧，我知道你沒啥糧。』老王說：『噯！我就可恨自己沒有啥糧，我是幫助他送糧呢？』鄉長說：『老王，你上年紀了，背這樣多糧受不了。』老王說：『不怎，人心裏有勁，氣力就大。』吳老二說：『鄉長，你還不知道，這幾天老王簡直瘋咧，走到處說國民黨，把多少人說的流眼淚哩，我不讓他背，他非背不行』

。『此刻老王又開口了。

有老王未曾開口先嘆氣一聲

恨自己沒啥擁護八路軍

咱多虧政府照顧大家幫

有吃穿日子過得很安然

國民黨放着鬼子他不打

狗肉的要來欺侮好人民

咱百姓應幫政府和軍隊

沒糧錢出點力氣也該應

吳老二說：『國民黨這個狗肉的，自己做壞事，還不讓人家做好事，看見邊區老百姓日子過的很好，狗肉的眼紅呢！』此刻張虎兒帶來一袋公糧放下說：『鄉長，這是咱的公糧。』鄉長說：『噯呀，大家都齊心，咱們的糧，一定能按時完成。』張虎兒說：『鄉長，咱參加自衛隊。』鄉長說：『自衛隊可要脫離生產呢？』張虎兒說：『當然我知道，國民黨狗肉的想法欺負咱們，瞎了他狗肉的眼，慢說咱們有八路軍，就咱們老百姓，也够他狗肉的拾奪，狗肉的不服就來。』鄉長說：『好的，少年英雄，咱鄉上連你有四個自動報名的。』此刻張鄉長寫了一個紙條給張虎兒說：『你去找自衛隊長去。』張虎兒接過紙條說了一聲『對』就氣兇兇的走了。

鄉長此刻叫老王

咱們邊區百姓慣打仗

要是頑軍打來了

你看個個都是趙子龍和楊七郎

老王聽了有點頭

胡老二又從那邊上

他是掙來一捆菜

說是表示咱心腸

鄉長說：『老胡，政府不讓你們難民出東西，你一身一口光景不大好。』胡老二說：『老天爺在上，我不敢說我光景不好，從前在外邊，餓死老婆，賣了女兒，還是活不下去，現在有吃有穿。國民黨狗肉的想法欺負，鄉長，我也參加自衛隊。』老王聽了胡老二這一番話，內心很感動的說：『鄉長，我也參加，我要是看見國民黨的軍隊，我非打死他們幾個不可。』鄉長說：『不行，不行，你們上年紀的人，不合政府規定。』老王兩腮光動，正要開口，被胡老二搶了去說：『能打死人的就該讓參加。』老王接着說：『鄉長，我能打死人，能，能！』鄉長說：『好！好！政府的规定，你們要服從。』

老王此刻急的慌

不住連聲叫鄉長

咱對邊區太無所報答

糧不出人也出不上

往後要求鄉長找事幹

不能幹重輕的也請找一樁

胡老二他也插嘴

打頑固咱也要相幫

鄉長說：『對，有你們的事情幹。』此刻有個小兒童，持了紅纓槍，送來一個老頭，兩個少女，說是他們從國民黨地區來的，咱軍隊叫送來，鄉長一見就認識是黨老先生，隨對那小兒童說：『善牛這小鬼多兇咧，小八路。』善牛敬了一個禮，也就走了。

張鄉長忙問黨先生來何因

黨先生未曾開口淚先淋

中央軍到處駐的滿又滿

簡直是一夥流氓土匪兵

見東西搶東西開口就罵

亂打人這些……都是小事情

最可恨那些東西不要臉

見女人那就……那就說不成

黨先生說到頑軍見了年青女人，抬頭看見孫女和外孫女已低下頭，他也說不出下文來。鄉長忙接上說：『國民黨的軍隊連土匪都不如。』黨先生又說：『沒有人性，無廉恥，這真是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中國要靠這些東西，掌握軍政大權，非亡不可。』又指着兩個少女說：『這是我的孫女，那是我的外孫女，我要把她們送到牛自高家裏。』鄉長說：『唔！牛自高是你老人家的女婿。』黨先生說：『是的，送她們去你看行不行？』鄉長說：『行！有啥不行。請不要多心，我放心你老人家。』黨先生起身告辭說：『那我就去了。』

黨先生把身來動

鄉長在後來相送

黨先生一面走一面說

願咱軍隊打尋種

這是人民的願望

打牠淨光送牠終

一會黨先生他走了

有人連聲鄉長叫的兇

張老婆挾了一隻雞，提一籃蛋走來忙叫：『鄉長，我家的公糧，送來沒有嗎？』鄉長說：『送到啦！一早就送到啦。』張老婆說：『我再沒啥好東西，把這一隻雞一籃蛋，送給咱八路軍，把國民黨打到十八層地獄裏去，叫它一輩子不得翻身。』

「鄉長說：『你老人家真好，做啥事情都要跑在人前頭。』張老婆說：『我永輩忘不了革命的好處，革命救了我全家人，我的兒女，都是革命扶持大的，國民黨又來反咱們的革命，又想叫咱們老百姓受罪不行，我就不讓。』」

鄉政府裏真是忙

送糧送菜鬧嚷嚷

大家心眼只一個

保衛邊區打老蔣

特務份子黃醫生

胸懷鬼胎也來走一趟

特務份子黃醫生爲了調查，也裝了繳公糧到鄉政府來，張鄉長見了他連說：「黃先生，辛苦，辛苦。」你看黃先生假裝好人和鄉長談開了。

黃特務夾起尾巴把人裝

笑哈哈恭而又敬稱鄉長

咱政府對待人民真是好

繳公糧咱們義務理所當

鄉長說頑軍又放着鬼子不打

調大軍包圍邊區製造內戰他算老在行

黃先生連說這還不要緊

撤了兵難道不怕鬼子進河防

鄉長說：「噯呀，黃先生，你還不明白呢！他們根本就不認真打日本，國民黨反動派的壞軍隊，在華北華中華南許多地方，跟日本鬼子商量好來打咱八路軍、新四軍，簡直不是中國人。」黃先生說：「真是要不得，咱們八路軍是好軍隊，爲什麼要打呢？」鄉長說：「國民黨反動派，自己做壞事，見不得咱們這些好人。」黃先生說：「你說這打起來實在不好，這些東西真混帳，我就擔心他們的人多，咱們

「唉……」此刻胡老二，王仁厚，張老婆聽的不順耳，便插起嘴來。

胡老二一聽，人多急的慌

叫了聲黃先生你聽其詳

狗肉的他有幾個屈軍隊

咱百姓人數和他比怎磨樣

王仁厚接着胡老話又說

八路軍前面打後面百姓幫

頑固軍人民見他如見鬼

離人民一定不會打勝仗

張老婆一旁站起開口說

邊區人已經翻身力量強

胡、王、張都說：「噫！牠軍隊多有屈用，還能比咱老百姓多嗎？」鄉長說：

「咱們過去鬧革命，才開始只有三個人一支爛步槍，兩顆子彈，還有一顆是啞火的不能用，就那樣把國民黨打的落花流水。現在咱們八路軍槍也好，子彈也好，反動派來非消滅牠不可。」黃先生在衆人真理的火力壓制下，只好說：「只要打倒國民黨比啥都好，我贊成。」此刻指導員走來，衆人都說：「唉！指導員這幾天真是把你忙壞了。」

指導員來笑洋洋

見了糧菜喜心上

說聲大家都很好

咱爲工作多出點力理應當

大家莫担心

這次國民黨包圍邊區不打鬼子咱要趕走這虎狼

轉身又把鄉長叫

區上找你去有事要商量

鄉長說：「大家在這裏，我去了。」衆人說：「指導員真好，常是一頭汗一頭

水的爲大家做事。』鄉長剛走出門，胡老二在後邊說：『鄉長！你看什麼事情我能幹的，你只管說。』鄉長說：『對。』張老婆說：『我昨天晚上，一夜沒睡着，我心想叫我二娃參加自衛隊，參加革命，革命是要大家革哩，你說對不對？』鄉長說：『很好，很好。』張老婆說：『對，我一定叫他報名。』王仁厚說：『鄉長！我心裏難受的很，我兒子如果沒有被他們抓走，我一定教他參加八路軍報仇。我兒一定活不了！鄉長！打起仗來，我要參加，我要殺幾個國民黨軍隊報仇。』鄉長說：『老王！你不要傷心，有咱共產黨八路軍，不怕報不了仇。』你看邊區人民，愛護邊區，保衛自己翻身利益，多麼熱心和勇敢呀！這裏有讚爲證：

邊區都是好百姓

大家團結一條心

反動份子胡搗蛋

好似飛蛾投火盆

此刻——

紅日漸漸落西山

繳糧人民齊回還

桂花狗娃門前站

等候老王把家回

老王到了家，桂花狗娃都走來，一個說：『爹爹回來了？』一個說：『你今天那裏去了？』老王說：『今天到鄉政府去，人家都給八路軍送糧送錢，咱們沒有什麼東西，你做兩雙鞋，我去上山砍柴，送給八路軍。咱們不要害怕，有咱八路軍，國民黨狗肉的就造不了反。』說着老王就取斧拿繩要走了。

王老頭子要動身
桂花又把爹爹叫
要知老王說什麼

又把桂花叫一聲
有何言語說我聽
下面書中再表明

第七回

狗娃中毒有救
東才刺父未成

眼看紅日滾滾落西山

歇了回書接上章往下說

上章書說到老王正要砍柴去

忽然間又把桂花叫一番

你做鞋多用工夫做結實

八路軍他們穿上好爬山

我此刻就要上山砍柴去

晌午後我自回來吃午飯

且說老王上山砍柴，特別使勁，桂花在家做鞋，實納邦子千層底，做的既結實又好看，忙的不亦樂乎，暫且不表。且說在頑軍裏的王東才，奉了特務黃先生的命令，扮成小商人，下鄉做破壞邊區的工作來了。

雜貨担子肩頭担

走了一番又一番

走在路上打主意

完不成任務怎回還

一邊走來一邊看

一陣陣心跳又胆寒

正在舉步往前走

一口水井攔目間

見了水井停身止步，四面觀看，正是四面沒人的空兒，遂取出藥包，放在井裏

，急走如飛去了。

東才井裏放藥包

他前頭走了未一刻

張家挑來李家挑

兩人抬着一桶水

怕人看見快走了

莊上人來把水挑

狗娃桂花也來到

回去要把午飯燒

桂花拍了水回來，忙做了午飯，又去忙做他攤軍鞋，一刻兒，狗娃從外邊回來，叫聲：『姑！我給爺爺送飯去。』桂花說：『今天不送飯。』狗娃說：『爲啥不送飯？』桂花說：『今天你爺爺替軍隊砍柴去了，回家來吃飯。』狗娃說：『我還不知道，我倒先把飯吃了。』桂花說：『吃了就吃了，把飯倒在鍋裏，你爺爺回來熱熱好吃。』狗娃說：『對。』轉身忽然肚子痛，『噯哟！噯哟！』的兩手按住肚子叫起來。

桂花聽見狗娃叫的兇

忙來扶起手摸胸

你怎麼你怎麼連聲問

狗娃連說肚子痛

疼死我來疼死我

不得活了淚直傾

此刻撲通倒在地

大哭狂叫痛的兇

桂花忙扶抱狗娃，忙說：『不要怕，不要怕，等你爺爺回來，給你請醫生。』狗娃更是大叫『噯呀！疼死我了……』桂花不住替狗娃揉肚，看看狗娃臉色難看，

桂花急的沒有主張。此刻老王送柴到軍隊回來了，一進門，桂花忙說：『爹！快看！狗娃肚疼的要命啦！』王老頭聽得桂花這一說，忙丟下斧頭和繩子，問道：『什麼病？快來我看。』狗娃見了爺爺雙眼流淚，直叫：『爺爺！我不能活了，肚疼的要命，噯哟！疼死我了。』老王忙問桂花道：『什麼時候得病的？』桂花說：『早上還好好的，吃了飯就不對了。』王老頭替狗娃揉了一會肚子，還是阿唷阿唷的大叫。老王沒法，叫道：『桂花！你先瞧着，我出去問問人家。看有什麼辦法？』桂花說：『好。』老王出門去了。

老王出門走的慌

迎頭碰見張鄉長

老王此刻鄉長叫

我孫子病倒在地上

早上還是好好的

吃了飯他就變了樣

老王見了鄉長，忙說：『我孫子早上還很好，吃了飯，肚子疼的要命。』剛說完，跟在鄉長後邊的穿軍裝的說：『沒有錯，又是一個中毒的。』諸位！鄉長和團部任醫生，見莊上發現了中毒的人，他們到處調查和治療的，那穿軍裝的就是任醫生。

三人同往王家來

爲了看看這小孩

醫生看了又一會

袋中取出藥包來

鄉長說：『他媽的，一定是漢奸特務搞鬼。』任醫生對老王說：『小孩子把這

包藥吃了，就會好的，不要緊。」老王指任醫生問鄉長道：「這一位同志是……」鄉長說：「這是咱們團部的任醫生，有壞東西給咱們井子裏邊放毒藥啦！咱們莊上中毒的人很多，任醫生治好了九個啦！」王仁厚說：「那一個壞東西做出這樣喪天害理的事來？」鄉長說：「一定是國民黨反動派的特務，大家留心調查，非把他狗肉的抓住不可。」老王說：「國民黨狗肉的永不得好死。」任醫生說：「以後你們在水缸裏，放上一個青蛙，試驗水裏有毒沒有毒。」又對鄉長說：「公共用的水井，要派專人照看。」鄉長說：「對。」此刻鄉長和任醫生正要走，鄉長又叫老王。

老王此刻問醫生

小孩中毒可要緊

醫生回答吃完藥就好

你老儘管放寬心

老王說聲謝謝謝謝

醫生說咱們軍民一家人

鄉長醫生正要走

鄉長想起一件大事情

開口又把老王叫

老王又把鄉長稱

鄉長說：「老王，狗娃不要緊，你放心，這裏有一封信，請你趕快的送給區政府，通知各鄉教大家都提防，這是很要緊的事。」老王接過信說：「對，我就去。」此刻鄉長任醫生走了。老王也就拿起紅纓槍，往區送信而去。

且不言老王手提紅纓槍

急匆匆區裏送信走的慌

這裏邊說人不說別一個

表一表特務份子本姓黃

黃先生正在家中想壞事

他說是老王區裏去送信

如若是把這老王殺死了

正想此東才肩担回來了

東才說今天總算還不壞

到下午我看井邊有人看

黃先生說：『好的，放了一個算一個。』隨又對東才說：『你不是想多弄幾個錢嗎？現在有個好機會。』東才說：『啥機會？』

黃先生把話言

有人區裏送信拐回來

你去早點埋伏好

我給上級報一下

有何三急急回來報的忙

再回來早在三更遲在落月亮

算一功上級定會給獎洋

黃先生問道今天怎麼樣

兩口井已經被我把藥放

沒動手只好遠走到別莊

今天晚上二更天

一定要走那一邊

猛不提防叫他一命歸黃泉

一定會獎你好幾千

東才說：『噯呀！搞不好就不得了。』黃先生說：『不要緊，天黑咧，只有一個人，還是個老頭子，他不防顧，你把胆子放大些。』東才說：『噯呀！今天晚上有月亮呢！』黃先生說：『有月亮，不要緊。』東才說：『那人叫什麼名子？』黃先生板起面孔說：『那你不要管，你這人真是，教你幹啥，你就幹啥，常是要問個什麼。』東才說：『我沒幹過這事心裏害怕。』黃先生說：『怕什麼，胆小發不了』

財。』東才此刻還很猶豫，又說：『啊！這……』黃先生很高興的說：『我告訴你，何三留神看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找到這一個好機會，不能放過去，你非幹不可，就是這事，幹，能發財，不幹，小心你的命。』

東才一聽吓的慌

猶猶疑疑沒主張

幹來還是不去幹

不幹逼得苦難當

正是進退多難處

黃先生連問怎麼樣

東才乾脆回答不願幹這事一樁

黃先生聽說不願幹就反臉

在懷裏掏出一支小手槍

黃先生拿出手槍，對準東才，逼着說：『你幹不幹？』左逼右逼，死逼硬逼，逼得東才沒有辦法，只好說：『對，我幹。』

王東才一個幹字說出聲

黃先生一旁笑盈盈

東才呀你快準備好

天一黑你到路邊去等人

胆要大心要硬手還要快

打死了你到那裏去一程

我給你帶上一封信

高主任定會發你獎勵金

黃先生說：『我也另找地方不住這裏了。』東才說：『你到那裏去？』黃先生大聲喝道：『你又問幹什麼？你是什麼意思？』東才說：『你不明白我的意思，要是機會不好，不能下手，我該怎……？』黃又很嚴厲的說：『給你的任務，非

完成不可，萬一不好，你也往那邊跑。」東才應道：「是。」黃先生又說：「我給你寫信，給你去打路條，你馬上就來。」東才說：「要是我幹了往那邊跑碰見八路軍扣住就不得了。」黃先生說：「你放心！我給辦了這區這裏的路條，還怕啥，快去吧！」

玉東才手拿斧頭心裏跳

今天臨殺人我是第一遭

我欲要不把這件事情幹

了不得這得我一命難逃

急慌慌大三步來小兩步

目的地到了埋伏好

不言東才路邊等

再說老玉把信攥

王仁厚送信到區政府，回來時，走了一會坐下休息，拿出烟袋打火抽烟，東才見走路的人坐下，他就轉到他的後面提斧正英戰戰兢兢在老頭抽烟火光和月亮的照耀下，一看覺得此人面熟，收回斧頭，又注意細看，隨問道：「你……」老王聽有人問，駭的一跳，忙站起來退了兩步，提起紅纓槍喝道：「你是誰？」東才很怕的答：「你……你……」王問道：「嗯！你……」東才一下認清了一把抓住老王道：「你是爹爹。」老王說：「東才！」東才見了父親，不禁大哭起來。

東才跪倒地平陽

爹爹爹爹叫的慌

老王心中在疑慮

我兒怎會到這方

模模糊糊說這是夢

我兒東才那會活世上

東才說爹爹我沒死

老王摸摸東才心坎

老王問道：『你怎麼能到這裏來？』東才說：『我……我是開小差，做……小買賣到這裏來的，爹爹你看！那是我的貨色。』老王說：『你回來啦！』東才說：『我回來了。』老王說：『好，參加咱們八路軍報仇。』東才說：『爹爹！你怎麼會到這裏來？』老王說：『我……我走遍了天下，受盡了痛苦，好容易才走到這個好地方來，這是共產黨的地方，這是咱們窮人的天下。』東才說：『我娘也來了。』老王說：『你娘……你娘也來了，咱一家人都在這裏，走，跟我走。』

老王前頭走

東才後面跟

走不多時來的快

前面到了自己門

桂花此刻還沒睡

桌上點着一盞燈

坐在燈旁把鞋做

專等爹爹轉回程

一見老王到了家

後面跟着一個人

左看右看面很熟

但是不知是何人

老王一進門，看見狗娃躺在炕上，在抬頭看，便叫道：『狗娃！你看誰回來了？』桂花又認了一會，才叫道：『你是哥哥？』東才叫了聲『狗娃』，狗娃便哭起來叫：『爹爹。』狗娃又說：『爹爹！我媽給人家砍死了，我要媽媽呢？』東才對桂花說：『妹妹！這是怎麼一回事？』桂花見哥哥問，便流下淚來，說道：『咱娘也

死了。」東才莫明其妙的急的問道：「爹爹這是怎麼一回事？」

王仁厚未開口嘆氣一聲

自從那咱父子上墳祭祖

只道你活不了難以見面

我只說到陝西世道改變

有一天龍王廟休息一夜

將你妻拉到那荒郊曠野

你的妻回轉來痛哭一遍

你的娘只哭得渾身大顫

說到此王老頭喉嚨氣短

王東才聽罷言渾身發抖

我只說全家人個個都在

提起來咱全家好不傷心

拉走你全家人好不爲難

一家人離河南進了潼關

誰料想走到處一樣可憐

來幾個壞軍隊口出胡言

用鋼刀砍的她血染衣衫

一霎時喉嚨斷命喪黃泉

她一頭碰死在大路旁邊

哭泣的不成聲光叫皇天

叫聲娘叫聲妻死的可憐

有一朝回來轉大小團圓

此刻東才心如刀絞，肺似箭穿，真是難過極了，又想起在軍隊駐在龍王廟裏，

韓排長到廟裏我只聽說搞的那家女人，原來還是我的妻，不禁怒火萬丈，恨不能馬

上回去殺死韓排長，以洩胸中之恨，替死者報仇。東才隨又問道：「爹爹！你三人

後來又怎樣了？」要知老王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王東才回營去報血淚仇
鄉政府開會歡迎新同志

話說王東才聽了爹爹這番話，不由大爲悲傷，也氣憤異常，忙又問爹爹，後來三人又怎樣了？老王見問，更是心酸，不禁又痛哭的訴起來。

聽人說是邊區好

難民優待因此上我三人來到這邊

到此地政府是十分招待

又借糧又借款各樣周全

衆同胞一個個相親相愛

好也似一家人骨肉相連

我三人到邊區不過半載

不愁吃不愁喝不愁衣穿

共產黨爲人民寸步打算

八路軍同老百姓兄弟一般

好軍隊好政府真是少見

中國人全靠它收復河山

國民黨害人民

多少百姓少吃穿

如今越發行壞

不打日本到這邊來

我兒今日回家轉

你參加八路報仇冤

老王說的氣憤的了不得，只要兒去參加八路報仇，此刻狗娃忽然吐舌起來，東

才問道：『狗娃！怎麼樣子了？』老王躁腳的回答說：『這都是國民黨的罪孽，它暗暗派來漢奸特務，狼心狗肺，水井裏放毒藥害百姓，狗娃中了毒了。』東才一聽，好像瘋了抱住狗娃光哭，急的光躁腳，老王莫明其妙。東才哭了一會，跳了一會，竟昏倒在地。一會又悠悠甦醒過來。

王東才聽此言把人急壞

渾身是沒力氣難站起來

看了狗看了桂淚流滿面

罵一聲國民黨把我來害

害我娘害我妻害我全家

共產黨對百姓處處關懷

東才想到此，恨國民黨把他害的不成人樣子，想要把實話告訴父親，又怕八路軍知道了，全家遭殃，不講又對不起共產黨，對不起邊區老少幫助爹爹的好心腸，進退兩難。禁不住大叫一聲：『難死我了。』

正在心中難的慌

忽然想起好主張

回去先殺韓排長

不顧生死鬧一場

活着投降共產黨

死了報仇也應當

爲人生在世界上

大仇不報臉無光

這些話不好對爹爹講

說一套假話離家鄉

東才想到這裏，哭着叫狗娃道：『我對不起你呀！』老王說：『狗娃吃過藥了，人不要緊了。』東才連說：『爹爹……我對不起你們，我……對不起……我對不起……』

大家。」此刻低頭坐下，還是眼淚滾滾下流。老王上前安慰道：「東才！你不要太傷心，我現在把世界看明白了，共產黨八路軍是真正救中國的人，有它日本鬼子就能打下去，有它老百姓就能活，你回來了就好，我明天帶你去報名參加八路軍，打，把那些苦害老百姓，喪盡天良的國民黨壞東西，見了就打，要報仇！」東才說：「爹爹我……」老王回答：「你怎麼樣？」東才只是低頭哭，不言不語。

老王一見東才哭不言

心中莫明其所以然

叫聲東才莫害怕

參加八路才是救人民

又說道：「你到現在還怕當兵的，當八路軍爲了人民，光榮的，八路軍是咱窮人的軍隊呀！」東才說：「爹爹我……」老王說：「東才！你甚麼？」東才又說：「我……我……」老王此刻催的更緊。只是叫：「東才！東才！你到如今，還貪生怕死嗎？告訴你，我這麼大年紀，要是見了國民黨的軍隊，我非打他幾個不可，你們年青的人怕甚麼？」東才聽了這些嘆氣道：「唉！難壞我也。」

東才此刻真是難

話到舌尖不敢言

爹爹一旁催的緊

不如說些假話出家庭

東才叫道：「爹爹我願意參加八路軍，只是我還有貨和東西丟在外邊，我要將宅拿回來。」老王道：「你的東西在國民黨那邊嗎？」東才說：「東西要是丟在國民黨那邊，我就不要了，就在這裏不遠。」

王仁厚轉悲爲喜帶笑容

父子們今天又能重相逢

叫東才你且去休息一會

待明天買些菜兒慶相逢

有東西早點把宅拿回來

參八路報仇雪恨立大功

東才說我是堂堂男子漢

仇不報上有皇天不相容

『老王說：『東才！那好，一定要報仇，咱們休息吧！』於是大家都休息了，東才心中事老是放不下，那能睡着。一會見一家人都熟睡了，叫了幾聲，沒有人應，東才站起身來，抽身就走，真是——』

此番東才回大營

要報全家血淚仇

天要亮時，老王醒來一看，已不見東才，自言自語的說：『這孩子太心急了，忙甚麼？』忙把桂花叫起來，桂花起來，不見東才，問道：『爹爹！哥哥那裏去了？』老王說：『他去拿東西了，馬上就回來，你快做飯等着他。』

老王心中喜洋洋

東才回來一家忙

桂花捉住一隻雞

殺了好做幾盤湯

狗娃躺在炕上說

還有鷄蛋饅好給爹嘗嘗

老王又去借塊肉

桂花做菜忙的慌

老王又對桂花說

快做好飯等哥來家鄉

老王拿起鋤頭，去幫人家鋤草了。暫且不表。再說王東才回到大營，見了孫副

官，把信件和一個紙包給了孫副官，他看目一下，很高興，笑着說：『好，你還打死一個人，有辦法，慢慢就能幹起來啦，你今天回來正好，打算派韓排長帶人到那邊去襲擊，下午你正好引路，下去換衣服去。』

東才下去換軍裝

副官叫來韓排長

叫他帶人進邊區

韓排長一旁怕的慌

孫副官說：『你不要害怕，上邊給我們的指示，在沒有進攻以前，我們要經常擾亂他們，破壞他們，那個鄉政府，只有幾個人，到那裏就抓來了。』韓排長說：『聽說有一次他們只一個班，把咱們一個營打死二十幾個人。』孫副官說：『那是我們沒有調查。』隨即從口袋中取出王東才給他的信，又對韓排長說：『剛才我接到那邊的情報，我們可以搞一下，有王東才引路，要快，要迅速。』韓排長說：『要是萬一人家有準備，那該怎樣？』孫副官說：『不要緊，我可以告訴第一連祁連長，教他們也準備，如果你們遇到八路抵抗，他們會來接你們退回的。你放心吧！』

韓排長連說這就好

我們去又該怎麼搞

孫副官見問忙回答

這是咱的老一套

見東西搶見人拉

見了房子點火燒

二來咱是破壞他

二來咱們搞些東西下腰包

這是好機會

韓排長點頭連稱是

千萬不要錯過了
馬上集合就去了

韓排長吹了哨子，衆兄弟們都跑來了問：『什麼事？』韓排長說：『今晚咱們要到邊區去搞他們一下，你們莫怕，有情報，大家準備好，到邊區都有好處，下去拿武器等哨音集合。』衆應一聲『是』下去了。韓排長只留王東才一人，便叫道：『你要引路，咱去搞鄉政府捉鄉長。』此刻排長也丟準備出發了。

東才此刻氣沖沖

手榴彈提手中

走到韓排長房門口

轟的一聲丟進他房中

連忙轉身走進去

一脚踢他個倒栽葱

看他倒地沒有氣

鮮血直流滿地紅

順手放起一把火

火光明灼照天空

衆人不知什麼事

持槍實彈來房中

一見東才他在此

都說你敢造反亂行兇

大家正要動手綁

東才叫了聲衆弟兄

東才急叫：

『衆位弟兄們：且慢動手，聽我講幾句，我們那一個不是可憐人，

被人家拉了壯丁，人家不把我們當人看待，我們受過多少罪，國民黨欺負我們家裏的人，日本鬼子殺了多少中國人，他們不打日本，叫我們打邊區，打共產黨的弟兄

們，我剛從邊區過來，共產黨八路軍是最好的人，不壓迫老百姓，跟老百姓是一家人，多少難民到邊區有吃有穿，我家裏的人，從河南逃難過來，咱們的軍隊，韓排長這狗肉的，把我的老婆強姦殺死，把我的老娘急死，我的父親帶了兩個小孩子逃到邊區，人家那裏公家老百姓幫助，現在有吃有穿，孫副官硬逼我到人家那邊做壞事，我在井裏下了毒藥，毒了我自己的兒子，我幾乎把我的父親砍死。」說到此連着哭聲渾身抖顫。又說：「弟兄們我們是幹什麼的，我們有沒有良心，國民黨把我們弄得不像人了。」衆人受了感動，有人大叫道：「我們投降八路軍。」接着衆人大叫一聲：「我們投降八路軍。」

衆人正在鬧嚷嚷

忙問究是什麼事

看見韓排長的屍首

東才一見不怠慢

孫急大叫造反了造反了

東才氣急力氣大

只聽幾聲乒乓響

東才只叫跟我走

孫副官來忙走上

衆稍畏懼退一旁

噯哟反了忙拿出小手槍

上前抓住副官死不放

衆人拉孫腿二人倒地

奪過副官小手槍

孫副官已一命見閻王

急去如飛跑的慌

話說王東才殺了韓排長與孫副官，帶了衆人直奔邊區而來，祁連長聽到這個消

息，帶了隊伍，在後邊追趕。

不言頑軍追的慌

鄉政府的自衛隊

他們兀守高山崗

主力兵團高連長

胡老二和王仁厚兩個老頭，聽見槍響說：『一定是狗肉的國民黨打來，我非去殺死他幾個不可。』說着持了紅纓槍直奔槍響處而來。

張虎兒正在山上把哨放

吳老二叫聲快爬下

周圍槍聲『拍拍拍』

四面槍聲打的緊

東才伏下高聲叫

再說邊區人民的武裝

聽見遠處槍聲響

準備和他們幹一場

此刻也在佈兵防

忽見幾人跑的慌

個個子彈上了膛

東才幾人走的慌

捉俘虜叫的真響亮

我們本是來投降

話說鄉自衛隊，主力兵團，正在四面圍擊這一夥跑來的頑軍，忽然聽到有人吼是來投降八路軍的，四面隊伍隨往下一擁但見他們都放下了槍，此刻王仁厚吳老二趕到，一見國民黨軍隊，舉起紅纓就刺，高連長忙擋住道：『老人家，他們是好人。』老王氣的說：『好人，我認識他是國民黨的軍隊。』此刻東才臉帶傷流血，猛然見了他父親大叫一聲：『爹爹！』王上前細看，很驚訝的說道：『你是東才，你

……怎麼？」東才大哭而訴說起來。

叫聲爹爹你聽言

忙向大家作個揖

孩兒真是對不起你

我是百姓的罪人

老王忙拉住東才問道：「你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東才看着大家哭着說：「唉！我……我對不起大家。」老王更是急的慌，緊拖着東才，問道：「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東才還只是說：「唉！我……我……。」高連長見東才面色難看，便對王說：「你老人家，他心中像是難受的很，慢慢再談，把他傷揉一揉。」老王還是急得了不得的，一面問一面仍說着：「唉！你真是糊塗了。」

王東才有話欲說不作聲

好似那一個泥塑木雕神

有老王急問一番他不說

只急得老王心痛肚腸疼

經過了高連長一番解說

才不問雙手替他揉傷痕

當晚把追兵打退，並打死了許多，帶了東才來到鄉政府，第二天天一明，鄉裏羣衆知道了，八路軍打敗了國民黨軍隊，還有幾個投降的，真是一個大勝利，大家都來慰勞。

八路同志打勝仗

鄉裏百姓慰勞忙

豬羊一隻一隻送來到

雞蛋乾菜堆了一筐又一筐

都說勞勞鄉長轉上去

表表咱們百姓的心腸

正在百姓送慰勞品忙忙碌碌的時候，特務份子黃先生抬來一筐饅頭，見了高連長與張鄉長說道：『高連長勝利，我慰勞饅頭給你們吃。』高連長說：『黃先生，你太多心啦！』王東才在一旁見了黃先生送來了饅頭，便大叫道：『噫！』遂兩眼注意看黃先生，衆人此刻也瞪起眼，不明他們其中之妙。

黃先生見了東才盯他看

渾身上不住哆嗦真爲難

若要是在此多留一會兒

王東才說出實話怎麼辦

他轉身就向大家作告別

邁開步出了大門要往南

有東才連忙上前將他逮

喊了聲大家快來捉漢奸

黃先生被東才扭着領口不放，他還強硬說：『你不要胡說。』東才說：『你！』黃先生說：『我怎麼樣，你隨便咬人，小心你的命。』高連長怕東才認錯了人，便說：『同志，你認識他嗎？』但東才也怕說出了這話自己不得了，猶猶豫豫的只是說：『他……』高連長明白了東才心中的顧慮，隨着解釋的說：『問題是你有什麼話，只管說，不要害怕，只要你很好的坦白，我們歡迎你，絕不會難爲你。』衆人一陣鼓掌聲，叫道：『歡迎坦白。』東才兩眼四顧看了大家還很猶豫的說：『我……我……』

老王見了東才光徬徨

心中替他急的慌

叫聲東才你莫怕

老實說來政府軍隊不會處罰你身當

老王說：『我知道邊區政府，八路軍歡迎說老實話的，不要害怕。』

王東才哭哭啼啼說的忙

他逼我來到邊區亂破壞

一天晚逼咱埋在路邊

他今天送來饅饅吃不得

罵一聲漢奸特務他姓黃
水井裏叫我來把毒藥放
來老人把他砍死給我償
饅頭裏毒藥很多裏面藏

高連長聽了東才這一番話，隨吩咐把黃先生綁起來。東才只是淚流滿面說道：『唉，我對不起大家，你們處罰我，國民黨把我害了，我對不起大家。』高連長說：『同志，你不要害怕，不要難受，你坦白了好，多少做壞事的人向邊區政府、八路軍真心坦白，大家都歡迎，你不要害怕。』東才聽了高連長這番解釋，才不害怕。此刻大家對黃先生大罵，有的氣的動手打，衆人一陣哄起來，老王老胡舉槍就刺，衆人舉手亂打，高連長見此光景，忙擋住大家說道：『同志們！大家不要這樣，只要他能坦白，有甚麼話說甚麼，改過，我們還要救救他，現在把他交政府處理。』忽然有人大叫一聲。『鄉長開歡迎新同志大會，我們就去吧！』高連長帶了東才等十幾個人直往會場去了。

高連長一面走來一面講

只要知道自己幹不對

高連長說的大家直點頭

同志們你們只管把心放

來到此我們都是一家人

個個是心中愉快笑盈盈

離頑軍參加人民的隊伍
血淚仇說到此處算了
要翻身只要跟着共產黨

官和兵大家一樣講平等
望大家回想過去受過何苦情
享安樂自由平等萬年春

詞鼓 庫文衆大

血淚仇鼓詞

改編者 季

萬

出版者 山東新華書店總店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出版

1—5000

82
204044

5493

0
20
110